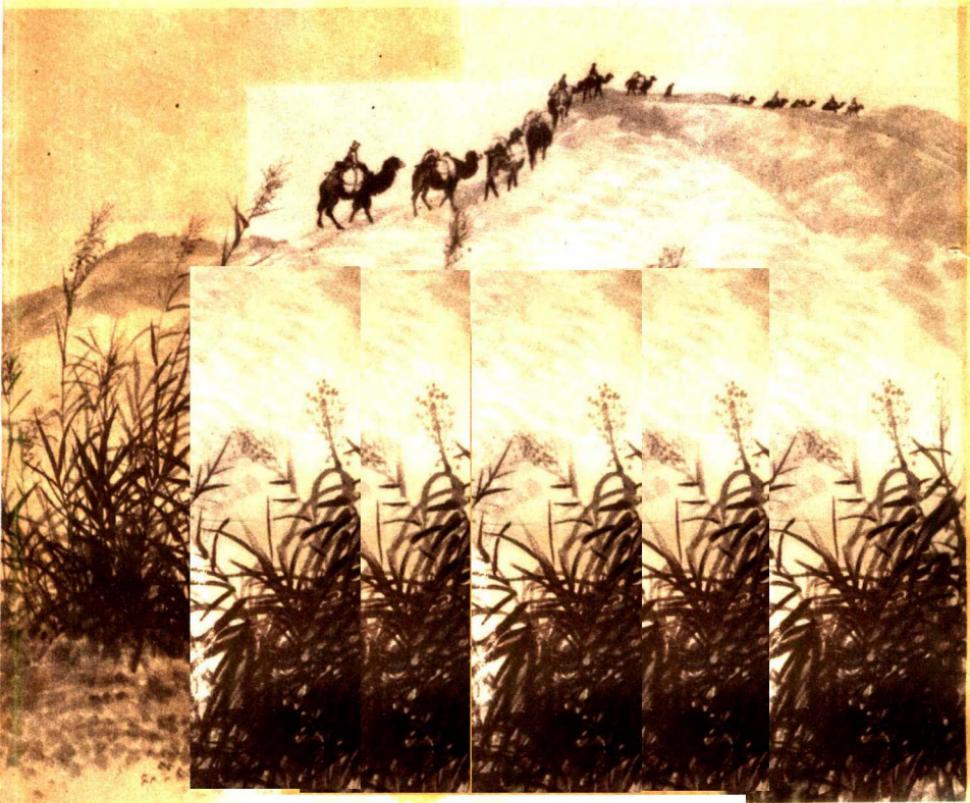


兒童文學



第三期

EAST ASIA



塞上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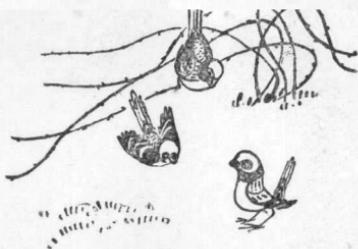
郭世清



了
明

起来，饥寒交迫的奴隶！

赵延年



兒童文學

3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北京·1964

兒童文學

丛刊

(3)

編輯者：《兒童文學》編輯委員會

編委：叶圣陶 华君武 任 虹

严文井 张天翼 金 近

胡 奇 袁 鷺 謝冰心

出版者：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印刷者：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

經售处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1964年4月北京第1版 196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850×1168 1/32 5印张 1折页 印数1—170,000 定价(3)0.36元

目 录



第三期

* * * *	春天的消息 (馬蕭蕭插图)	袁鷺	5
友 誼 之 歌	拉丁美洲的火种 (邵宇速写) ...	高沙	13
	摩洛哥风光 (苗地插图)	司馬文森	23
* * * *	我在非洲作客 (吳冠中插图) ...	蔣文煥	33

小 說

这事情发生在比賽以后 (吳文淵插图) ...	柏叶	39
迷惑人的魚塘 (毛用坤插图)	趙沛	61
画春記 (沈培插图)	王路遙	81
爸爸的拳头 (华三川插图)	鍾子芒	120

散 文

戏迷四太婆 (韓和平插图)	任大霖	96
小北大荒人 (曉晨插图)	吉民	105

詩

- 山村里的小姑娘 (苗地插图)
...[阿尔巴尼亚]德拉戈·西理奇 戈宝权譯 78
儿歌一束 (宋文插图) 金 波等 94

民間故事

- 漁夫和北风 (楊永青插图)
.....北美印第安人民間故事
冰 心譯 73

傳 記

- 在柑桔站上 (楊永青插图) 賀 宜 130
——《刘文学传》的一章

家 史

- 馬赫阿妞的血泪 (王同仁插图) 暹族 黎发秀口述
索 布整理 155

美 术

- 封面木刻 楊永青
塞上行 (封二:国画) 郭世清
起来, 饥寒交迫的奴隶! (封三:木刻) 赵延年
扉頁画 傅振斗
新手 (插頁:国画) 卢 沉
封底木刻 温泉源

春天的消息

袁 鷺

春节过去了。花还没有全开，草还没有全绿，小河也还没有全从冬眠里苏醒；可是我已经闻到春天的气息，听到了春天的消息……

金 黛 莱

金黛莱，在朝鮮漫山遍野盛开着。

新近有同志从朝鮮回来，說起金黛莱的美，簡直使人神往。人們說它的花紅得多么鮮艳，叫人心花怒放，精神煥发，斗志昂揚。

金黛莱，使朝鮮的錦绣河山更加秀丽了。

五年以前，我陪几位朝鮮同志訪問上海少年宮，同几百个少先隊員一起欢度“六一”节。那天晚上，有一个舞蹈节目，名叫《朝鮮小姑娘》。一群身穿彩色长裙的小姑娘，正捧着鮮花，獻給朝鮮人



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叔叔們。小姑娘們一面唱，一面跳，把全場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住了。

這時候，一位朝鮮同志輕聲問我：
“你知道她們手里拿的是什麼花嗎？”

我一時沒有弄清他的意思，就回答：“大約是鮮花。要不就是紙花。”

那位朝鮮同志搖搖頭：“不，是金黛萊。”

“金黛萊？”我奇怪了，“上海怎麼會有金黛萊？”

“不，”他輕輕地笑起來。“我是說，朝鮮孩子很喜歡金黛萊。他們向人民軍和志願軍叔叔獻花，總是要獻金黛萊的。”

從那以後，我一直渴望着能有機會見一見金黛萊花，更渴望着能有機會見一見朝鮮孩子。

從朝鮮回來的同志，說起朝鮮孩子的時候，就更使人興奮了。朝鮮労動黨、朝鮮政府和金日成首相，像父親一樣，無微不至地关怀着下一代的成长。炮聲剛一停止，硝煙還沒有散盡，為孩子做的工作就開始了：在曾經被美國炸彈轟成平地的廢墟上，新的學校、新的宿舍，像金黛萊花一樣遍地開放；政府設立了許多孤兒院，讓那些被美國野獸奪去了父母的孤兒，找到溫暖的家；政府還決定，每年給每個小學生和中學生，發一套維尼龍制服。假日，在街頭游戲場上，在兒童公園里，孩子們愉快地唱歌跳舞。他們見到中國客人，就有禮貌地鞠一躬……

朝鮮的小弟弟小妹妹啊，你們多么像那美丽动人的金黛萊，給祖國大地增添了无限的春光。

朝鮮三千里錦綉江山不能分割，我們又怎能不想起南朝鮮的

孩子們呢？

南朝鮮的孩子生活在飢餓里。南朝鮮的孩子生活在眼泪里。
南朝鮮的孩子生活在人間地獄里。

南朝鮮有多少兒童，吃不飽穿不暖，上不了學校，生病進不了
醫院，在那些阴黯寒冷的破屋里咽了最后一口气。

南朝鮮有多少孤兒，被那些反動的統治者當成豬仔，賤價地賣
給美國的大莊園主當奴隶。他們被塞在不通空氣的船艙里，一船
又一船地運到美國去。

南朝鮮有多少流浪兒，整日在街頭游蕩，討一点点剩飯，填不
飽餓了三四天的肚子，晚上就蜷縮在又冷又硬的垃圾箱邊。

金黛萊呀金黛萊，在那半个朝鮮，你枯萎了，你的生命，被美帝
國主義罪惡的魔爪掐斷了！

一說起那半个國土，朝鮮同志就要心痛。一說起南朝鮮的小
朋友，朝鮮孩子就要流泪。

像春雷震響，朝鮮劳动党和金日成首相發出了庄严的号召：解
放南朝鮮人民，把美帝国主义赶出南朝鮮！

这个号召，代表了朝鮮北方和南方三千万人的心意。

这个号召，也代表了中国六亿五千万人的心意。

这个号召，也代表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的心意。

要讓南朝鮮的孩子同北方孩子一样，在春天的阳光下呼吸，在
新建的校舍里讀書，在开滿金黛萊的花园里唱歌、跳舞、游戏。

那样的日子不会远了。

新 竹

一位越南朋友，从遥远的河內寄来祝賀春节的信。信上有这

么几句话：

“……又是一个新的春天到来了，越南土地上从北到南，新的生命在成长。你还记得越南的竹子吗？新的竹子又一丛一丛地长出来了，它们总是那样富有生命力。”

这几句话，又一次引起我的一片绿色的回忆。

记忆里的越南竹子，并不只是一种美丽的景物，并不只是点缀在村边水畔的青枝绿叶。竹子，在我的记忆里，是同越南人民英雄的意志、英雄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。他们坚贞不屈，却又朴实谦逊。就像一位中国画家在一幅竹子上题的四个字：钢骨虚心。

每一次看到越南朋友，就想到竹子；每一次看到竹子，就想到越南人民。

但是今天，那封河内来信上提到的“新竹”两个字，却使我想得更多。

新的竹子，就是竹子的新的一代。

于是我立刻想到了越南少年先锋队的队徽：在金色星星的照耀下，一棵茁壮的竹笋正在破土而出。越南同志曾经告诉我，越南少先队员非常喜爱他们的队徽，因为这个构思巧妙的图案，把党关怀培育新生的一代的含义，表达得多么深刻、多么动人啊！

和煦的阳光照着，温润的春雨洒着，一丛一丛的新竹呀，我多么怀念你们！

越南南方的孩子们，也是新生的竹



子，也是一棵棵刚刚出土的竹笋。可他們遇到的又是些什么呢？是那些想要毁灭新竹的寒风烈火，是那些不讓他們自由成长的黑色的魔爪。

但是，南方的孩子們，跟北方的孩子們一样，在英雄父兄的教导和帶領下，敢于斗争，敢于胜利。他們要在斗争里尽一分力量，同父兄們一起，消灭那些寒风烈火，斬断那只魔爪。

前不久，我听到一个真实的故事：

在越南南方芹苴市郊一个小村翟村，有一个叫小納的十三岁少年，小小年纪就参加了革命斗争。有一次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綫的干部們，在这村里秘密地开会，不料被敌人發現了。敌人派了一支部队来包围翟村。勇敢机智的小納，他故意地把敌人引到自己身边来，拉响了一顆手榴弹。三个敌人被炸死了，小納自己也为革命献出年轻的生命。正在开会的干部們在小納的掩护下，都安全地轉移了。

听到这个故事，我沉思了好久，也激动了好久。英雄的越南南方啊，不屈的越南南方啊！

于是，在我的眼前，又浮起了一丛新竹的影子。它們才出土不久，笋衣也才脫尽，看起来还是那么娇嫩，刚刚染上一层新綠；然而，它們却那么挺直，那么坚强，在严寒里毫不低头，仿佛要一口气刺破头上的蒼天。

曾听到过黎文八的故事：在八年抗战时期，他把自己全身点燃了火，冲进西貢的大軍火庫，炸毁了敌人准备进攻解放区的弹药。

我也曾听到許多南方小战士的故事，他們跟随着父兄，在西部高原，在同塔梅盆地，在九龙江岸上，在椰子林和稻田里，到处打击美帝国主义侵略軍和它們的走狗。

一丛一丛的新竹啊，更加結实地成长吧。当越南睦南关直到

金匱灘地阳光普照的时候，也就是你們長成蓊郁的、高大的丛林的时候了。

早开的櫻花

我老是忘不了几张日本孩子的照片。

一张照片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，站在田边大路上，呆呆地望着地里的荒草。这里原是他的家，但是現在被鐵絲网圈起来了，鐵絲网前插着一块木牌，上面大字写着：“美軍基地，禁止入內！”

另一张照片是无边的雪地里，一个女孩子背着沉重的木柴，艰难地走着。衣服全破了，冷风直往里鑽；肚子餓着，沒有力气迈开步子。可是她不能停下来休息，全家都等着她背上这一捆木柴，好去卖錢換米……

第三张照片是东京街头，失去了家园的媽媽带着孩子，跪在人行道上求乞。孩子抬起头，悲苦地凝望着过路行人，而媽媽又病又餓，已經剩下最后一口气了。

如果我的叙述停止在这儿，讀者們也許就会跟我过去一样，心头被一层哀愁的雾所籠罩了。不，我还要說第四张照片。

这张照片，記下了日本人民在东京国会广场上反美爱国大示威的雄伟場面。几十万人手挽着手，像怒吼的浪潮，汹涌澎湃，波瀾壯闊；又像一座座鋼鐵长城，屹立在日本灾难深重的国土上。就在这数不清的人潮里，我看到几个日本少年。看样子，他們也不过十三四岁光景，可是他們已經知道把自己和祖国的命运联結在一起了。他們跟大人一样地高举着拳头，大声地呼喊着示威的口号。他們的身上，也同样佩着白布黑字的标語：“反对日美安全條約！”“美国佬，滾回去！”

日本孩子的童年，是
苦难的童年，也是战斗的
童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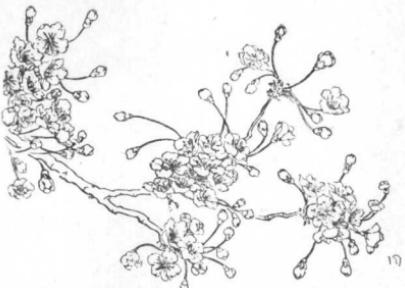
从太平洋对岸来的美
国侵略者，盘踞在日本的
土地上，霸占了千万个日
本人的家园。在日本的港
口，停驻了核潜水艇；在日
本的上空，飞行着原子飞机、间谍飞机。日本的孩子啊，你们的幸
福在哪里？你们的温暖在哪里？你们的未来又在哪里呢？

我又想起一张照片了。那是一张樱花的彩色照片。反对美帝
国主义的游行队伍出发了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小，佩着标语，举着旗
帜，浩浩荡荡地前进。大路旁，成排的樱花在送着他们。一眼看
去，竟像一片粉红色的朝霞。

据说樱花开得快，谢得也快。可是这有什么关系呢？樱花同
日本人民的斗争联在一起，就有了永恒的生命了。你看它迎风怒
放，如云似海，不正是象征着日本人民的革命斗志和不屈精神吗？

是的，日本孩子的童年是悲惨的，黯淡的，就像在冬天里被冰
雪封锁着的樱花。但是一到春天，新芽就冒着严寒长出来了，蓓蕾
就冲破冷空气开放了。日本孩子童年的战斗，正是一朵朵、一簇簇
早开的樱花。

跟着春天的脚步，我们又听到日本人民斗争的新消息。在富
士山下的静冈县，一月到二月，就举行了二十多次群众大会，反对
美国军队在富士山麓建设军事演习场；在横田，人们从一月半起就在
美军基地附近静坐抗议；在爱媛县，一万人民举行了大会，反对
美国核潜水艇在日本停泊和原子间谍飞机进驻日本；在东京，从各



县来的示威队伍正在源源不断地汇合，一个反美斗争的新高潮，又在形成……

今年的樱花开得多早啊！

那些在公路边渴望家园的孩子，迎着大雪背木柴的孩子，在街头求乞的孩子，你们如今怎样了？在春天的战斗里，你们是不是已经投身到沸腾的洪流里，向万恶的敌人进行一次更猛烈的冲击了呢？

我祝福日本今年的樱花开得更美更艳。我祝福日本人民今年的反美爱国斗争的胜利更加辉煌。我祝福日本孩子能够度过欢乐童年的永恒的春天早点到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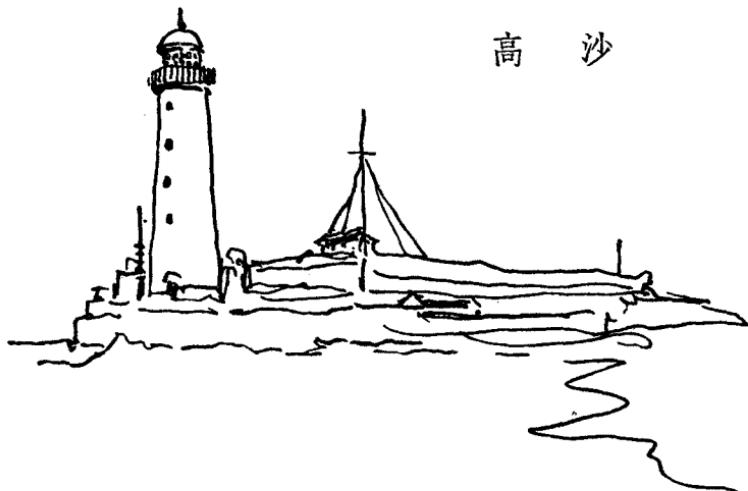
1964年初春，北京。

馬蕭蕭 插图



拉丁美洲的火种

高 沙



不屈的加勒比海

一到古巴，最吸引我的是加勒比海。海是那么美，在阳光照耀下，碧绿澄清的海水金光灿灿。白云在水中游，浪花在水上飘。一群群银色的海鸟，亲着海面飞。

离开古巴，怀念最深的也是加勒比海。这不仅仅因为它美丽，更因为它具有不屈的性格。在阴云密布的日子里，加勒比海的颜色也变了，绿得发黑。它一浪推一浪，直到激起百丈巨浪，咆哮着，奋不顾身地冲向堤岸，一次冲不上，重来，再冲不上，再重来，直到跃过高高的堤岸。有时候，路上漫步的行人猝不及防，怒潮猛地从地下水道涌出，掀起几十丈高的水柱，喷得行人一身。这就是加勒比海的性格，它热情奔放，勇猛无比。

当然，我不是一下子
就了解它的性格的。那是在我們快要离开古巴的时候，忽然，传来一个人人震怒的消息：美国佬在屠杀巴拿馬爱国学生。全古巴沸腾了，加勒比海沸腾了。就在一月十二日傍晚，哈瓦那市民紛紛跑上街头游行，支持巴拿馬反美爱国斗争。



我們也加入了游行的队伍，和古巴朋友并肩前进。我們前后左右是来自各个阶层的古巴朋友。挽着我左手的是滿头白发的餅干工人，靠着右肩的是矮胖胖的中年妇女，她是个打字員。在我們前排，不时回首喊“維伐！契那！”（中国万岁的意思）的几个青年，有司机，有印刷工人。在我們后面，时时伸头到我肩旁热情致意的棕皮肤姑娘，是个大学生。虽然，我們的语言不通，我們不約而同喊出的是同一个战斗口号：“不要美国佬！”

一提到美国佬，人人都咬牙切齿。美国佬，这个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，古巴人民的死对头。訴不完的血海深仇啊！一件件，一桩桩，在古巴人心头翻滚。这只凶恶的大章魚，它曾經伸开无数条毒蛇一样的触手，扒在古巴土地上，吸干了古巴人民的血汗，吸尽了古巴土地的蜜汁。就在不久前，美国佬又在古巴的一个海湾內偷放了水雷，炸毁了古巴海軍的魚雷艇，古巴人民的鮮血又一次染紅了海湾。現在，古巴烈士的血迹未干，美国佬又在巴拿馬行凶了。巴拿馬运河是巴拿馬人民的运河。开这条河，巴拿馬付出了六七万人的生命。美国佬却强占了运河地区，不許巴拿馬人在自己的